



紫禁城 摄影：张林

古色之美 浸润着生活的诗意与优雅

高执源

【 天地大美，色蕴无尽 】

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中以“暮山紫”这一极具美感的传统色名，写出落日烟霞蒸腾之下的山色；李白在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中以“青青”这样凝练而生动的色彩叠词，刻画出山雨欲来时分的景象

当我们跳出对于色彩的固有认知，代入先民们所生活的天地玄黄、宇宙洪荒的岁月，可以试试体会他们初见天地神妙造化、大自然鬼斧神工时，内心涌现的那种原始情感。每一天的日升与月落，夜空中的银河璀璨、星移斗转，呼吸吐纳心自在的广阔而神秘的森林，蔚蓝色的海洋的惊涛骇浪、潮起潮落……无不震撼心灵。因此，古人一开始对色彩的认识是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。

其中，炎黄子孙对色彩的这种原初认识在世界文明中脱颖而出，流传下无可替代的独特语言美。“潦水尽而寒潭清，烟光凝而暮山紫”，初唐才子王勃那篇流传千古的《滕王阁序》中，便以“暮山紫”这一极具美感的传统色名，写出了落日烟霞蒸腾之下的山色，文字之韵律碰撞颜色之灵性，单是读来便足以令人心驰神往。“云青青兮欲雨，水澹澹兮生烟”，浪漫逍遥的李白在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中的诗句以“青青”这样凝练而生动的色彩叠词，刻画出山雨欲来时分的景象，极尽动静变化之态势，自读过起，每逢天将要下雨之时，总不自觉地会在口中念叨。而传唱大江南北的流行歌《青花

瓷》中一句“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”不知令多少人心醉神迷，事实上“天青色”往往不会等烟雨，它上古时叫“天缥”，是骤雨初歇、云散风息之时抬头可望见的那纤尘不染的清澈天色，故又名“雨过天青”。

古人将观察天地自然时那种直观朴素的感受，融入给色彩的命名中，这使得它们有时不那么客观，甚至指代的颜色并不确切。如作为东方正色的青色，《释名》说“青，生也，象物生时色也”，其指代的颜色却可以从青草的绿，到青天的蓝，再到青丝的黑，有个很宽的范畴。而从万物萌发的无限生机，到天涯沦落的“司马青衫”，青色也常常蕴含主观情感，冷暖自知。有的色彩与自然的植物或美好的风物相联系，蕴含了古人其对天地自然无限的柔情，如《诗经》中所言“终朝采蓝，不盈一筐”的“蓝”，便是作为一种可以用来染色的植物——蓼蓝草而存在。还有的色名带给人的感受，有更广泛的联想和更深刻的情感体验。“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？”苍鹰和苍山的“苍”色给人一种壮阔辽远的空间感，更有一种旷然的寂寥。

随着华夏文明的自觉，先民们也将

对色彩的认识和运用纳入更加规范的礼制体系中，形成与阴阳五行学说紧密相系的五色系统。《周礼》记载：“画缋之事杂五色”，五色即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，若除却黑白二色，剩余的青、赤、黄恰与西方近代的三原色学说相吻合，显示出我们先人对色彩非常精确的直觉把握。东方之青、南方之赤、西方之白、北方之黑、中央之黄又与木、火、金、水、土这五行，以及更进一步的五脏、五味、五气等一一对应，体现了先民们天人合一的整观点。也因此，周朝“以苍璧礼天，以黄琮礼地，以青圭礼东方，以赤璋礼南方，以白琥礼西方，以玄璜礼北方”，而汉代推崇“五时服色”：着青衣迎春，戴黄玉度夏，挂白帘接秋，披黑裘祭冬。古人以色彩的规范运用来敬畏天地、顺应自然万物气象，在古代帝王的穿着上也有体现，他们大多在祭祀之时穿着上玄下纁的礼服，这里的“玄”和“纁”并非普通的黑与红，而分别指代早上太阳将出未出地平线时那种黑中透红的光色，和傍晚太阳落下地平线时那赤中带黄的余晖，将一日之内这一始一终的颜色穿到身上，代表着中国人对天地的敬畏之心。



清雅正胭脂水粉彩花蝶小碗的“杨妃”色

“黄白游”“松花”“细叶”“苍黄”的传统色

清雅正淡黄釉瓶在光影作用下呈现

【 廿四节气，色彩作序 】

立春第一候“东风解冻”，碧空如洗般清爽的“天缥”色、我心悠悠的“沧浪”色等，都以生机勃勃的色调展开了万物复苏的序曲；立秋的“窃蓝”是催促秋收的农桑候鸟的浅蓝色，与金黄色的稻黍交相辉映，好似梵高的画卷

“春雨惊春清谷天，夏满芒夏暑相连。秋处露秋寒霜降，冬雪雪冬小大寒。”四季流转的时序规律，被性通自然的古人总结成了二十四节气，而每个节气又有三种物候，他们以此来指导农作与日常生活起居，其中蕴含了顺应天地变化的大智慧。而每一次季节变换、节气更替、物候交接，总是最先诉诸人们的视觉感官，而每一次色彩的起承转合，也为节气和物候作了最贴切的序章。

春天的颜色，起于立春“黄白游”。汤显祖诗曰：“欲识金银气，多从黄白游。一生痴绝处，无梦到徽州。”黄山白岳间的神仙梦，开启一年之初的美好愿景。“松花”色如婴儿肌肤般新鲜，也被薛涛用在笺纸上，绮丽而诗意。立春第一候“东风解冻”，碧空如洗般清爽的“天缥”色、我心悠悠的“沧浪”色、竹乃初生的“苍黄”色和李后主的宫人以素白玉手端起的贵气的“缥碧”色，以生机勃勃的色调展开了万物复苏的序曲。“蛰虫始振”，五间色之一的“流黄”，让乾隆愉快写下“堆盘陈玉几，献岁同春椒”的“栗壳”，骁勇壮烈的“龙战”和少年侠客的宝马“青骢”，则以泥土的色调代表大地的荣光。“鱼陟负冰”物候中的“海天霞”色，指的是海霞灿烂里云朵和天空被染上的那层浅红，这也是明代的官人偏爱的里衣颜色，加厚更薄的青绿纱罗，两层织物内外掩映，形成瑟瑟波纹对海霞的层次感。随着和煦的东风带来雨水节气，一片桃花映水的“盈盈”色，便真的如同辛弃疾“笑语盈盈暗香去”的句词一般，将姑娘柔情的笑脸显现出来。而惊蛰之时的“朱草”则是凤凰和麒麟出场的背景色，彰显出一片太平祥瑞的大好气象。桃始华，在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的“桃夭”氛围的烘托下，将缘分相合之人娶回家，是何其幸福的事。春分，雷乃发声，作为林黛玉前身绛珠草果实颜色的“洛神珠”，是属于灵气才女的颜色，被纳兰性德形容到“樱唇微绽，靛靛红殷。故官事往凭谁问，无恙是朱颜。”而“吉量”则是《山海经》中文马吉量的毛色，传说骑吉量可以寿命千年，故而这个颜色也十分祥瑞。时

至清明，则有张籍“紫蒲生湿岸，青鸭戏新波”的“紫蒲”，和李贺“角声满天秋色里，塞上燕脂凝夜紫”的“凝夜紫”，春天的奏鸣曲已然来到浪漫优雅的舞曲乐章。桐始华，虹始见，公主面上的醉意酒色“琅玕紫”，与不忍离开春天热烈爱慕的“踟蹰红”相得益彰，又接续谷雨时分《山海经》中上古紫草的“菹草”色，仿佛可见上古那些天上地下的奇珍异兽，在一片自由欢腾之间演绎着春日的美丽华章。时至立夏，飘渺不定“翠缥”仿佛刚在诉说韶华如青翠烟般易逝的物哀情愫，转而媲美竹声的“人籁”和翠龙出潭的“水龙吟”就将气氛拉回了一片生机之中，于是，蟋蟀鸣、蚯蚓出、玉瓜生，求田问舍遥遥自然的“养生主”、花前月下你依我依的“溶溶月”和美人欲醉的“朱颜酡”……一同拉开夏日色彩乐章的序幕。小满时分《诗经》里那位静雅姑娘的“彤管”面色，不知在何人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？苦菜秀，“萋萋”为衣、芙蓉为裳，这样花红叶绿的传统色搭配，竟是诗人屈原首倡，想来优雅不可方物。靡草死，据说能引鹤降临的“降真香”香气飘飘，牵动人眼耳鼻舌身意的感官愉悦；麦秋至，“嫩鹅黄”是川中让人无法抗拒的酒香，“郁金香”则是处在诗意和美学巅峰的唐宋两代服饰的流行色。到了芒种，绿云翠峰“瓷秘”色，相隔千年宛如初见，为御窑供奉、秘而不宣的美色殊胜。螳螂生，“青玉案”一袭长袍的潇洒，云无心以“出岫”的平淡从容，直教人大梦一场“风入松”，元知万事了无痕。夏至的色调则是火热的，“石榴裙”亦是唐代服饰流行色，“大燃”则是《诗经》中“如火如荼”的势不可挡。至于小暑时节若玉人之羞涩娇嫩的霞光之色“赭霞”，大暑时落日山间雾气“夕岚”之色，和《诗经》里象征征情忠贞的茜草那“茹蕙”，则以极致热情浪漫为夏日画上句点。

凉风乍起，岁时流转到收获的秋季。立秋的“窃蓝”是催促秋收的农桑候鸟的浅蓝色，与金黄色的稻黍交相辉映，好似梵高的画卷。东方晨星的颜色“监德”，使人联想起《老人与海》中天蒙蒙亮时的出

海，和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里神秘的星辰大海。亦有与青金石有关的高贵色彩“群青”、羽毛白色生丝的鲜亮“缟羽”、诗人借以营造咫尺千里之感的屏风“云母”以及静水流深的“绿沈”。处暑的色系起于“退红”，令人不禁想起“舞榭歌台，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”，一切繁华总有落幕时；而盛唐时开遍长安的“樱花”，戴望舒在《雨巷》渴求的“丁香”，还有朝开暮落、在《诗经》里被称为“舜华”的“木槿”……都在这个季节交替时分烘托出一种淡淡的愁绪。天地始肃，壮阔浩瀚的“云门”色，彰显出天地统摄一切苍生的荣威；而出自李后主宫廷的“天水碧”，至明代依然盛行。白露，起于华清池才洗得的“凝脂”，这是蝶首蛾眉的贵妃的绝代风华；承以“玉色”，“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”。鸿雁来、玄鸟归，尽显江南庭院意境的“焦月”、《阿房宫赋》中风情万种的“绿云”、藕丝沾染秋色的“藕丝秋半”、落日与炊烟交融氤氲的“苍烟落照”……这些色彩之名个个美轮美奂，尽态极妍。还有秋分时节绝运气而负青天的“逍遥游”，寒露时日将出而未出、酒将醒而未醒的“东方既白”，以及霜降时分的“琼剧”“棠梨”“沉香”……都为这秋日画卷涂抹着收尾的点睛之笔。

万物休养生息的冬日，天地虽然暗哑，却也楚楚动人。立冬起于“半见”，“黄白之间，其色半出，不全成也”，多么内敛与温和的颜色。水始冰，于是便有了“石绿”色，青绿山水的巅峰《千里江山图》用的正是此色；地始冻，皇家用来礼地的玉器“黄琮”便是通过模拟大地的色态而表达对天地的敬重。小雪，“龙膏为灯，光耀百里，烟色丹紫”的“龙膏烛”，和可上枝头作杏花、可上瓷胎为釉色的“胭脂水”，如此冷艳凄绝。而“月白”与“星郎”则是天上月亮与星宿在冬日的寒气折射下那一抹淡淡的蓝，透露着说不出的疏离的况味。还有冬至到大寒的“蚩尤旗”“黄”“断肠”“枣褐”“扁青”“鹰背青”……这些传统色都饱含着天地自然对大世的无限柔情，以缤纷靓丽温暖了这一年中极寒的岁月。

中国传统生活美学系列谈

色彩会让你想到什么？雨后缤纷绚烂的彩虹，还是山水间五光十色的自然图景？敦煌石窟里鲜艳夺目的壁画，还是印象派画家笔下的斑驳光影？“红黄蓝”三原色及它们的混合关系，还是设计软件中繁复的CMYK和RGB值？……

当我们正本清源地考察华夏民族对色彩认识的历史，会发现我们的祖先拥有一套独一无二的色彩体系。他们与色彩的故事是那样动人，而其钟情于色彩的基因也贯穿于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，赋予他们的生活一种优雅而诗意的良质。步入古人奇幻的色彩世界，我们将挖掘到无穷的美学宝藏。

【 精美“物色”，爱不释手 】

晚唐五代渐趋成熟的青瓷，取色于自然山水之无尽藏，幻化成为宫廷案几上摸得着的明月薄冰、绿云春水，令无数嗜茶的雅士倾心；永乐时期的工匠烧出薄到半脱胎、能够光照见影的白瓷，以味觉之“甜”通感地形容视觉之“白”，将永乐白瓷命名为“甜白釉”

智慧如古人，将观察天地自然所得的无穷妙色，应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平添了许多诗意与风雅。冰清玉洁的青瓷便是其中的典型，“九秋风露越窑开，夺得千峰翠色来”，在晚唐五代渐趋成熟的青瓷，取色于自然山水之无尽藏，幻化成为宫廷案几上摸得着的明月薄冰、绿云春水，令无数嗜茶的雅士倾心。而至宋代，极富审美趣味的徽宗更是推崇低调温润的青瓷，加上南宋皇帝信仰道教，而道教尚青，此时的江南仿佛被青瓷染上了一层薄薄的青色。汝窑的天青色洗、青釉水盂盘，气韵内敛、中正平和，有一种繁华落尽、素以为绚的大美。而在文化艺术兴盛的两宋，雅致考究的传统色更是在绘画上大放异彩。北宋的天才少年王希孟以“平远”“高远”和“深远”构图的《千里江山图》，以“石青”“石绿”等矿物色描绘了一幅层峦叠嶂、碧波万顷、飞流急湍、村落参差的壮丽图景；而精通书画的宋徽宗也在《瑞鹤图》中以淡石青渲染出一片清微淡远的天色，素净温润又玄秘莫测，天空中群鹤翩翩起舞，饶有道骨仙风。尽管崇尚水墨意趣的文人画在后世逐渐占据上风，明代董其昌“崇南抑北”更是对中国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但自然丰富的色彩审美藏不应该被审美

除它耗费了工匠们近千年的摸索。虽然出于青瓷，但白瓷后来居上，唐朝出现的邢窑白瓷，釉色洁白如雪，造型规范如月，器壁轻薄如云，叩之音脆如钟……且物美价廉，能兼济宫廷之外。陆羽在《茶经》中亦评价道，“邢瓷类银，越瓷类玉”“邢瓷类雪，越瓷类冰”。受名满天下的邢窑影响，定窑也开始烧制白瓷，然而虽外形相似，定窑白瓷却胎薄轻巧、质地细洁、色釉乳白，又常以划花、刻花、印花来美化器物，到宋代人们已经只知“定”不知“邢”了。定窑之暖白的色调恰似淡施脂粉的少女肌肤，温润恬静，故而更受宫廷的宠爱。白瓷至明代开始走上巅峰，永乐时期的工匠烧出薄到半脱胎、能够光照见影的白瓷，却始终没有合适的名称，直到16世纪白糖出现，人们方恍然大悟，以味觉之“甜”通感地形容视觉之“白”，将永乐白瓷命名为“甜白釉”。

除却瓷器，色彩在文人生活中也扮演重要角色。唐代女诗人薛涛曾采集百年芙蓉树的花瓣与树皮，精制成深红色的浣花笺，用来书写相思的情意。风雅的北宋，日常书写绘画用纸便更讲究，如谢景初制作的笺纸人称“谢公笺”，又称“鸾笺”或“鸾笺”，光用色就分深红、粉红、杏红、明黄、深黄、浅青、深绿、浅绿、铜绿等，听来都如此赏心悦目。清代《浮生六记》中的芸娘，春扫落花、夏采蕉叶，捣烂成汁，和了云母粉入纸染成五彩笺，心意斑斓而芬芳，不愧是文学史上最美丽的双眼所忽视，在纸上留存千秋万岁、万里河山的青绿山水也应当重新被我们发掘其美学价值。

与淡雅的青瓷不同，白瓷瓷则有一种五蕴皆空的形而上般的清虚。白瓷看似简单，只需从青瓷中去除青色便可，但须知其青色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铁元素所致，去

清冷枚《春闲倦读图》中的天缥色清新淡雅
宋王希孟《千里江山图》中色彩瑰丽瑰丽的山水

